

周小川：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 30 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 1969 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 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 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 SDR 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 SDR 的作用。SDR 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 SDR 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 1997 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 SDR 分配决议，以使 1981 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 SDR 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 SDR 的发行。

SDR 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 建立起 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 SDR 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 SDR 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 SDR 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 积极推动创立 SDR 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 SDR 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 进一步完善 SDR 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 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 GDP 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 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 SDR 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

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 SDR 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 SDR 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 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 SDR 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2009 年 03 月 23 日 央行网站)

G20 开启全球危机治理新局

伦敦当地时间 4 月 2 日，20 国领导人共同坐在一起的 4 个小时，可能是决定世界未来经济命运的 4 小时，也成为了此次 G20 峰会的最高潮。

在 G20 峰会开启之前，人们多对此次会议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毕竟要通过一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找出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有些理想化。但是从 G20 峰会之前媒体披露的公报来看，各国在此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超过人们对其有限度的预期。

21 世纪之后的第一场危机，因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衍生品放任多种因素的叠加，而成为了 2008 年以来各国经济的一场噩梦。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真正适应全球化格局的危机管理办法。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前期的各自为战和不协调行动，恰恰暴露出这种不足。

因此，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全球化的危机管理办法，首先需要全球各国的合作态度。目前，各国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拯救经济方面没有异议。不少政治家都吸取了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教训——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流动性问题，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从具体上来看，这种合作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方面是对本国金融体系的自我监管，另一方面是对于金融衍生品的跨国监管。

其次，全球性危机的应对，需要全球规模的手笔。G20 领导人已经就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 2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英国首相布朗表示，中国将向 IMF 注资 400 亿美元，欧盟和日本将各向 IMF 注资 1000 亿美元。如此或许可以维持全球资金的稳定量。当然更为理想的建议，是通过全球运作，向最不发达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此次危机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准备出售黄金储备，以帮助贫穷国家。不过要落到实处，显然无法通过一次 G20 峰会就可解决。

再次，全球性的危机，仍然要在全球性的层面上解决。之所以在此次峰会之前，不少国家都一再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恰恰是因为全球货币流动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体系缺少全球公共性，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仍然掌控在少数国家手中。因此，各国在监督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并尝试为其做出更加完善的改革方面，实现了比较空前的一致。在会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承认美国对金融危机所负有的责任；而各国比较一致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则体现了各国已经注意到全球性的危机根源。

当然，就在短短的4个小时里考察G20峰会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还为时过早。要让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在4小时中获得均等的收益，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能不能兼顾到公平和全局，则是检验危机管理的先决条件。全球性的危机处理，既要有世界的眼光，又要有草根的爱心。在整个世界都缺钱的时候，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担忧将是全球各国元首所面对的头等问题。

4月2日，伦敦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一天之后，这个世界的中心，又会随着美元的流动而在世界各地流转。当然，面对影响如此深远的金融危机，我们或许还需要3次、4次的G20峰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向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世界。（2009年04月03日 新京报）

郁慕湛：中国应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要求话语权

创建一个国际货币需要极高的成本，其发行、推行成本都很高，谁来出？谁来负责？还有其发行原则又是谁来提出谁来负责？创建国际货币，不仅需要经济成本，还要有政治成本，甚至军事成本。

G20峰会正式举行。本次G20峰会是在全球受到国际金融风暴袭击、几乎无一国家、地区幸免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因此本次G20峰会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胡奥首次会晤，话题很多，但中美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胡奥会谈的重要内容。

胡锦涛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表达了中国的责任，但中国一定也有自己的诉求。联系到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写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很能看出中国在国际货币上的诉求。

周小川指出，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而当前是以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

周小川说的很有道理，理论上也很正确，但是在当今的现实中恐怕是办不到的。

首先，建立这样的国际货币，必须要有世界上多个主要的经济国家同意，而其中要包括目前执世界经济牛耳的美国，否则会使那个国际储备货币显得十分尴尬。其次，创建一个国际货币需要极高的成本，其发行、推行成本都很高，谁来出？谁来负责？还有其发行原则又是谁来提出谁来负责？创建国际货币，不仅需要经济成本，还要有政治成本，甚至军事成本。

美国在G20峰会前夕已经明确表示不认可超主权国际货币，美国要继续维持强势美元的地位。这就表明目前建立一个能够代替美元的国际货币是不现实的。

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是历史造成的，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当然得了不少好处，然而为了捍卫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可花了不少力量。俄罗斯在国际金融海啸之后提出，要把卢布当作国际货币的一种，可俄罗斯有那个力量吗？中国也有学者提出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一种，可中国官方始终没有如此表态，是因为那样做非但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且需高昂的成本。

当前不仅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而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恐怕也得仔细推敲。从长远来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原则是没错的。但当前美国经过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尤其是盖特纳清理“有毒资产”计划推出之后，美国金融危机趋向见底。在此情况下，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投向美国或美元资产是有利的。

虽然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当然不会马上建立，但是 G20 峰会一定要讨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周小川的文章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同时客观上要求美国担负责任，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为了中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投资美国，并准备继续投资美国、美元资产，但“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要求现行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落实到中国，就是要确保中国对美的投资。

二是中国不但已是世界第四经济实体，而且中国切实负起了自己的世界责任，那么中国就需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SDR(特别提款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应当着力推动 SDR 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SDR 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 GDP 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字里行间无不透露这层意思。

(2009 年 04 月 03 日, <http://www.sina.com.cn>)

美元霸权奠基人称中国最大危机是汇率风险

“在美元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汇率风险，而不是美元资产贬值。”4 月 12 日，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指维护美元资产的价值)，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这并不是赫德森第一次为一国政府如何应对危机出谋划策。除了长期担任俄罗斯杜马顾问外，这位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还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经济顾问。

赫德森是美元霸权问题最权威的学者，奠定此地位的是他在 1960 年代末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

当时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加。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拨出经费，要求赫德森研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的研究结论是，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对美国却是有利的。“尼克松政府把我对美元帝国主义的分析转换成了一本‘操作手册’。我完成的是一个‘不那么做’的报告，但是有能力从事剥削的国家更有兴趣掌握如何运作美元帝国的方法。”

在赫德森看来，当前的这场危机和 1970 年代初的危机十分相似。“危机导致各国政府都

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美元，但是只要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美元霸权的地位将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 1971 年 8 月 15 日全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从此美国可以放任自己的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并通过美国国债吸收其他各国央行的盈余美元为其预算赤字融资，一举奠定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政府只需加速印发美元，就能将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在赫德森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大隐患。

“三剂药”稳定人民币汇率

面对隐患，赫德森开出的“药方”用了三剂药。

停止积蓄美元被赫德森列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一步。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两点建议：拒绝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避免在和美国的贸易中使用美元，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

“一旦巨额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人民币升值或者又一次把这些美元借给美国财政部来为其国内的预算赤字融资。而这些预算里的一半将会被用于军事研究。”赫德森进一步指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将成为美国政府日后威胁中国政府接受更多美元时的筹码。”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3 月 18 日中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和汇源的收购案便是中国所迈出的正确一步。“另外，正在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也是非常好的政策。”赫德森表示。

加入 WTO 之后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口一直起着维持美国国内低通货膨胀率的作用，因此一旦拒绝中国商品，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应对显著上涨的国内物价。而如果美国政府对商品课以非法关税，那么中国政府有权采取报复性手段。考虑到这两点，赫德森预测，美国对中国开展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政府不用担心停止吸收美元之后美国的回应。

双重汇率制则是赫德森为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出的第二条建议。

双重汇率制的典型做法是一方面采用固定的商业汇率，这样进出口商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不会受到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影响；另一方面，采用浮动的金融汇率应对资本流动，这将显著提高中央银行控制官方储备水平的能力。

“一旦黄金支付被中断，美元投机就不再对美国具有经济风险。因此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官方的国际政策。”赫德森表示，在国际投机资本频繁运动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双重汇率制将同时解决保持汇率和官方储备余额稳定的问题。

由于美国面临巨额且持续的预算赤字，中国和其他国家央行对美元的信心正在逐渐丧失。今年 3 月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媒体提问时，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希望美国“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情况和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各国要求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相似。

“一旦美国政府不能给予中国政府一个美元兑人民币、黄金或者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担保，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很明确地告知美国政府，将以账面价值买下美国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投资。”赫德森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这样不仅能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持有的美元，而且可以用这些美元换回适合的价值。”

但对于通过外汇储备多样化来保护中国资产价值的呼吁，他持怀疑态度。

欧元和英镑兑美元都出现了贬值，无论选择哪种货币都避免不了损失。而除了泡沫严重的资本市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美国的利润行业里投资。”

赫德森指出，1980 年代日本三菱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和近期中投败走黑石等失败的投资案例便是他的观点最好支持。因此，赫德森一再强调，中国应该

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设备。

“全力发展国内市场，拉动内需，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所以在如何处理现有的外汇储备问题上，也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赫德森说。

IMF 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在刚结束不久的伦敦 G20 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了最大的赢家，其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 3 倍。

但赫德森毫不客气地表示，注资 IMF 根本不可能帮助各国应对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 IMF 反映了美国的利益，与其说美国是援助者，不如说是政策的制定者。对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IMF 都强迫受援助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最新的例子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接受了 IMF 贷款。但是这些资金很快进入奥地利银行、瑞典银行的口袋，来补偿这些银行不负责任发放房贷而遭受的损失。但这些受援国却因为接受贷款而必须接受苛刻的条款。”赫德森毫不掩饰对 IMF 的质疑，“过去的 50 年来，IMF 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由 IMF 领导的新全球金融体系在赫德森看来是一个无比“疯狂”的想法，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IMF 和世界银行仅仅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样美国便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这些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只是反映了一种放大的民族主义。

“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良性理论上的新金融体系，各国都可以在其中互惠共赢，而不是成为某个单一国家获取特权的工具。”

赫德森再次强调，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在特别提款权(SDR)基础上的新世界储备货币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各国的特别提款权。但是现有的体系下不可能阻止某个国家获得特权。”

“坦率地说，我甚至对特别提款权这个名称感到反感，因为仅从字面上也能了解到，这是美国为了免于清偿债务而创设出的概念。”赫德森表示。

中国需要独立的道路

在赫德森看来，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际开发机构，帮助被援助国获得经济自主，而不是 IMF 这样的只能加重被援助国对进口依存的组织。赫德森把这些援助机构称为“美金融帝国机构”。

独立国际开发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受援国实现国内农业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让粮食援助成为妨碍受援国发展国内生产的原因。”

他认为，独立的国际开发机构还将帮助援助国避免私有化该国的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应该用于国内经济的建设，而不是在海外市场标价出售。”

和赫德森一样，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旗帜鲜明地扮演着 IMF 批评者的角色。在他看来，危机需要所有的国家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全球需求不足，这样就有必要抛开 IMF，创造新的开发机构，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贷款机构。

“中国更应该为新的援助机制，或者区域性的货币共同基金提供资金，而不是把钱给 IMF。”3 月 16 日斯蒂格利茨在上海向本报记者表示。

同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 3 月底出席泛美开发银行集团 50 周年年会时也强调，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地区开发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需要在亚开行这样的地区开发机构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让美国的哲学主导这些开发机构。这样的机构将会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不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赫德森表示，中国和其他各国正在建立的货币互换协议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赫德森最后强调，现在是中国专心提振本国经济、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最好时机。

“中国不应该也不需要和美国竞争，或者挑战美元。而是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独立行动。”

赫德森说,“这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世界金融体系,但是却最符合现实。”

(2009 年 04 月 14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标准即将出台

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主任臧景范 13 日在出席汇丰—清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成果研讨会后透露,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相关规定将于近期出台。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将有机会获得金融牌照。

臧景范透露,转制的基本条件是开业三年以上,连续两年盈利,且贷款的结构必须是小额贷款,要为农民服务,为小企业服务等。而按照该标准,目前暂时尚无符合转制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

2008 年 5 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臧景范表示,目前这一比例暂时不宜更高。“小额贷款公司用资本金来发放贷款,而不是用老百姓的存款发放贷款,如果把银行融资比例扩大了,就容易把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转嫁到银行身上。暂时先用资本金的一半来做实验观察一段时间。”

臧景范还透露,央行和银监会不久前针对小额信贷发放的主体、对象、利率等发布了一份指导意见,将自主权下放给了机构,而不再统一划线要求。

在谈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时,臧景范透露,截至今年 3 月末,已经获准设立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达到 114 家,这些机构吸纳股金 42 亿,发放贷款 60 多亿,其中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占比 92%,实现了预期的设想。

“总的来看,我们现在初步形成了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及其他金融组织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各类金融机构定位逐步的明确,功能不断的完善,支农力度明显的加大”,臧景范表示,到 2008 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69000 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 21.6%,比重有所增加。此外,“二八现象”也有所改观。

不过,臧景范同时指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仍显不足。截至去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是 13.1%,远高于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不良率 4.9%的平均水平,涉农贷款的风险比较大。

臧景范指出,要继续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农信社的改革。他透露,要把农信社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厘清省级政府和农信社的关系。省联社一定要逐步转变为向县联社提供服务的金融企业,按照股份制的方向优化股权结构,着力解决股权分散、股金不稳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2009 年 06 月 15 日 06:33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传奥巴马将提议创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凌晨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据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文件显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将提议创立一个机构为持有金融产品的个人消费者提供保护,该机构将拥有对引起问题的公司处以罚款及其他惩罚措施的权力,同时还将剥离美联储的部分权力。

这份文件显示,奥巴马将在明天提议创立一家名为“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以下简称“CFPA”)的机构,同时还将公布全面整改金融体系监管机制的计划。CFPA 将拥有取缔“不公平条款和行为”的权力,以及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规则的权力,同时还将监管和检查这些机构是否遵守这些规则。

奥巴马在今天于白宫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必须确保有人集中致力于保护个人消费者的职责，无论是在次贷、抵押贷款还是信用卡领域。”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克里斯多夫·多德(Christopher Dodd)等国会医院一直都在指责美联储没有动用其禁止个人贷款活动中“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的权力，同时也反对扩大美联储的权力，使其成为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的提议。

美联储则对国会议员的这一态度作出了回应，制定了相关规定来加强对个人消费者在信用卡和抵押贷款领域中的保护性措施。

奥巴马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正在小幅扩大美联储的权力；而在其他环境中，我们实际上正在解除美联储的某些职责，如个人消费者领域。”

美联储发言人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拒绝就此置评。

美国金融服务业圆桌会议组织(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的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斯科特·塔尔博特(Scott Talbott)则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指出：“政府正在把对公司的监管和对产品的监管分离开来。根据这项计划，这两家监管机构都将仅仅获得一半信息。”

(2009 年 06 月 17 日 新浪财经)